

1

轰——滴滴答答——哗——鸣——哗——
雨，下雨，很大的雨，滂沱大雨。

一阵午后雷阵雨下得令人措手不及。轰隆轰隆地雷雨交加，一时间，只见一群人躲的躲、闪的闪、跑的跑、跳的跳，四处窜奔，落荒而逃。

路筱妍坐在台阶上，一手托着腮，无聊地盯着在雨中四处奔窜的游客。

今天不是周末或假日，可是这植物园里的游客却多到吓人。而且这其中大多都是青年人，这不禁让人怀疑 裁市的经济奇迹是怎么来的？

这场雨下得真好！路筱妍抬头看着滴滴答答的屋檐，心里这么想着。她的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，现下



这空空荡荡的荷花池畔，才是她心里所想的植物园。

路筱妍再次托着腮，盯着茂盛的荷池，再次哀愁地想着今天在学校的种种情形。

哒、哒、哒、哒——

前方的走道传来一声声稳健的脚步声，路筱妍放下托腮的手，努力地想看清楚来人。可是雨下得真的太大了，视线所及的全部是一片一片迷蒙的水幕。

听着那脚步声似乎是朝她这里走来的。

“真讨厌，这下子就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了！”路筱妍嘟着嘴不开心地念着。

那片水幕里最先出现的是把绿色的雨伞。她看不清楚那把伞的图案，只知道，依伞在半空中的高度来看，这伞的主人似乎很高，慢慢地一直朝她这走来，在他手中的伞则是——

绿色，深浅不同的绿。有两只有蹼的爪子在空中随着伞的律动而踩着——

爪选

路筱妍忘了被打扰的不悦。她举手揉着自己的双眸，再睁开时，她确定她的眼睛没有看错。

那支伞真的两只爪，而那伞顶则是有一对圆圆

大大的眼睛。那是一只很可爱的——青蛙！

路筱研本来睁大的双眼突然一弯，然后“扑哧”一声。

“噗——哈哈——青、青蛙——哈哈——”

乔冥皇一路朝跟钱雨姗相约的地点走去。远远地，他就听见一个稚气的笑声——

他看见一个跟他同样穿着学生制服的小女孩，坐在台阶上端，笑得前俯后仰的。

乔冥皇站在屋檐下，一手撑着大伞，一手则靠在腰腹上，扬高一道眼眉看着这个小女孩。

“有什么好笑的诶”

他没有拔高声音，也没有朝她大吼大叫，只是静静缓缓地问着。可是，这小女孩似乎不太买他的账，依旧笑得拍掌踢腿地不可抑止，像得了笑病似的。

“哈哈——青、青蛙——哈——大男生拿一只青——哎哟——笑死人了！哈哈——”

路筱妍一手抱着肚子，一手拍打着台阶，无法控制地大笑着。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如此失礼，可是看到一个平日腼腼的建中生竟会拿着一把超卡娃伊、超劲爆的绿伞时，她就觉得好笑。

青蛙？

乔冥皇抬眼盯上在他头顶的一对圆圆大眼和咧嘴大笑的青蛙，心里一阵嘀咕。

早上出门时，老妈提醒他们今天会下雷阵雨，他嫌烦不想拿，结果老妈抓住他塞了一把乔冷的伞给他。

可恶！害他一整天都在嘲笑声中度过！

一肚子气，现在看到这不知死活的小鬼笑成这样，他更火了！

乔冥皇斜眼瞄着大笑的小娃儿，啧了一声，冷冷地吐道：“白、色、的。”

“哈——喝——”

很满意地，他看女娃儿反射性地快速伸手拉住裙子下摆，止住了笑，坐正了身，大眼瞪着他。他心里暗笑爽快，斜眼胜利地看着她一脸当他是色狼的表情。

他心一惊，着迷在她那对深邃翡翠般透明晶亮的绿眸里。她及耳的学生短发是浅棕色的大波浪，那发色淡得接近金黄。

洋妞——可是她刚刚明明讲的是中文。

路筱妍的大笑在听见那残酷的三个字时止住，惊慌地快速遮好自己。她不悦地瞪着眼前这位高大的男生。

高壮有线条的健壮体魄，却没有令人窒息的硬重。浓眉大眼，高挺的鼻，棱形有致的嘴唇——他就像同班女同学们爱看的漫画里的男主角，那样的俊美有型。单调的土色制服，他穿起来却是分外好看。

他厚薄适中的嘴唇此刻勾出一抹戏谑的淡笑。

“怎么？没见过像大哥哥这么帅的男生，所以看傻眼了是吗？唉——别这样，我会害羞的啦！”

“大、色、狼——”讨厌！他的嘴怎么那么坏选路筱妍嘟嘴怒瞋着他。

“哦——”乔冥皇吃惊地瞪着她，手中的伞顺势放下置在小腿旁。一把怒火在心中燃了起来，气恼地对她质问：“你说谁是大色狼？”

“你呀！”

“你这小鬼，老师没教你要懂礼貌吗？”他气得大吼着上前一步，手中的伞也跟着拖向前，洒出一片水珠。

“哼，是谁先没礼貌的选”





路筱妍怒火一点，气得站起身毫无畏惧地与他对视。

“哼！是谁先没家教地笑得东倒西歪一点戒心也没有逃你这么大方，要人不看清楚都很难哦！”

路筱妍握紧粉拳，怒火中烧地微微颤抖。她最恨别人骂她“没家教”，这是她的死穴——因为她根本没有家。

“你该不会吵不赢人就要哭了吧？”乔冥皇上前踩了一步台阶，他伸手紧张地问着，但她接下来讲出的三个字让他停住了所有的动作和表情——

“娘、娘、腔。”路筱妍鼓张着鼻翼，抬眼冷然地看着他。

乔冥皇反应过来后，快步冲上台阶顶，她吓退一步，他气焰更盛地低头瞪着身高只及他胸口的她。

他大声且极具威胁地叫着：“你这个小鬼很欠揍哦！”

“怎样？”路筱妍上前与他抗衡瞪视。

“怎样？”乔冥皇上前咬牙瞪着她吼。

两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就这样像怀有深仇大恨地瞪着对方，谁也不让谁——

一分钟之后。

乔冥皇翻了翻白眼，泄了气地叹息一声，放下拳摇头说道：“天啊！我竟然会跟你这小鬼一般见识选真是够了！唉——”

他摇头有些懊恼地说着，转身找了一处没被他的伞溅湿的台阶坐下，他收好伞搁在一旁，双手手掌朝下撑在地面上，伸直脚，看着大雨中的荷花池。

路筱妍也静了下来，她走到他身旁蹲下，固执地说道：“我才不是小鬼。”

乔冥皇偏过头看着她执拗的绿眸。

她又开口了：“我下个月就要满十五岁了，今年要参加高中统考哦！下星期三就是毕业典礼了。”

她很认真地说着，他则认真地听着。

然后，他嗤笑出声。

“啧，呵——还是小鬼，等你上了大学后再来告诉我。到时，我搞不好会承认你是大人！”

说着，他伸出大掌，像对待乔冷那般疼爱地揉着她细柔的发顶，说罢，又轻松地看着荷花池。

她的心突地漏跳了一拍，有些渴求地看着他。他转开脸之后，她抿抿鼻子，有些想哭地低头凝视着台



阶。

乔冥皇没有察觉她心情的转折，像想到了什么事，摇头轻笑出声。

“唉——真奇怪，我今天一整天拿着那只怪伞被人取笑时，也没动过一点气，只是闷着，可是跟你吵了以后，心情却好得不得了呢！而且我还足足大了你三岁！”

他回头笑看着她，她也回头笑看着他。

“你怎么会拿这把青蛙伞？在我们班呀，谁敢拿这样的伞，肯定会被笑死的！”

“唉呀，还不是我妈！她呀——”乔冥皇说着今早的经过。

路筱妍笑着听他说着，两个人难得地轻松聊了起来。

“啊！对了，”乔冥皇止住了笑，不解地看着她问：“今天不是假日，而且这个时间初中应该还没放学吧？那你怎么会在这？该不会是你——”

路筱妍怔忡了一下，看着他疑惑的脸，勉强笑了笑。回过头不看他，双脚缩了上来，她伸手环抱住自己，耸耸肩说道：“今天下午不用上课。”

“喔——”他不信任地出声。

她却突然回头，小手抓上他的左手臂，期待地问他：“大哥哥，你的爸爸妈妈是很好的人吗？”

他抬了抬双眉，不说破她想用甜甜的语调来转移他注意力的企图。

他笑了，点头回答：“嗯，是很好的人。”

“真好。”她回头，合着十指轻声说，小嘴甜甜地微笑着。

“呃——你——”他伸出手想唤她，这才想到不知道她的名字。

她又回头看他，这回，眼里闪着不同的火花，一种带点悲伤的神情和一些隐含不住的激动。

“大哥哥，你看我是不是长得很奇怪？”

她的话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情穿透他全身，他一怔忡轻声问她：“为什么这么问？”

路筱妍眨了眨绿眸，略偏着头，吁气叹道：“你看，大哥哥的眼睛跟大家一样是黑色的，我的却是绿色的，而大哥哥的头发——”

她每说一句，便伸手来回比着两人的不同之处。他有些呼吸困难地微喘，说不出这是什么感觉，有点



惊讶、有点陌生的心疼。

他抬起手，大拇指腹轻轻碰触着她一边的眼角来回抚滑，温柔低语：“小笨蛋，你一点都不奇怪。这眼，是我看过最翠绿的眼睛。”他的手掠过她的额际，手指曲卷住她柔软的发丝叹息道：“这发，是我见过最漂亮的浅棕色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她的小脸一亮，再次忘情地抓住他的手。他感染到她的快乐，也跟着笑了点头。

路筱妍放开他的手，转头翻开书包，从里头抽出一张纸，兴奋地展示出来。

“你看！这是今天早上朝会时，校长颁给我的模范生奖状哦！我每年都会拿到的哦！”

乔冥皇仔细地看了眼那张奖状，上头清楚地印着她的班级和姓名。

三年五班 路筱妍

乔皇记在心里，看着从奖状上头露出羞红着脸的路筱妍，举手揉揉她的发，骄傲且赞赏地道：“嗯！筱妍好棒！”

路筱妍甜甜弯眯着眼微笑，她低头看着奖状，然

后小心地收回书包。

“这不能掉，回去要给院长看。下午的家长会她不能来，所以回去时，一定要给她看看再收起来！”

“院长？”

虽然他已从她话中多少猜出了她的身世，但听她亲口证实时，仍让他的心惊跳了一拍。

“嗯，院长。我是在育幼院长大的，路院长人很好哦！可是她年纪有些大了，我好担心。好希望快点考完高中统考，我想去便利商店打工。然后——”

“你能帮忙多少？”他打断了她的话，见她有些受伤的表情，他发出长长的叹息。然后，揉贴上她的发轻语劝她：“唉——我的意思是，在你成年前，你应该只想着好好念书，尽自己的本分。我想，路院长应该是反对你出去打工的吧选大人的事让大人去处理，嗯？”

“可是我——”

“冥皇——”

一个突如其来的娇柔嗓音打断了路筱妍的话。乔冥皇放下手，两人同时转向声音的来源。

身着绿衣黑裙制服的钱雨姗，撑着伞站在约距一

米的地方看着他们。

路筱妍来回看着他们眼中所流传的奇异目光，她回头见到乔冥皇眼里的真诚一闪而逝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抹邪气的神情，他弯起手肘靠在台阶上，勾起一抹笑容。

“嗨！雨姗。”

乔冥皇挥着一掌痞痞地打招呼，像是感应到身旁路筱妍的注视目光，他回过头对上她，笑了笑。没有做任何解释，站起来，拉了拉筋，他将那把青蛙伞挪到路筱妍身旁，背对着钱雨姗站在她眼前。

他伸出手再次疼爱地揉了揉她的发，轻声劝道：“筱妍，下午你从学校跑出来的事，要好好跟老师们道歉，否则大家都会担心你的。嗯，还有你要好好念书考试，打工的事，等你上了高中再请训导处或教官帮你就可以了。别自己冒险去找，一切都会没事的。相信冥皇哥哥好吗？”

路筱妍抬起头看着乔冥皇真切的笑容，好一会之后，她才低下视线重重点头。

乔冥皇最后替她拨好被他揉乱的发丝，转身抬着手，淋着雨冲向钱雨姗的伞下。钱雨姗跑上前在半路

替他遮了雨，乔冥皇甩手环上她的肩，两人相偕离去，留下了伞和路筱妍。

路筱妍一直到他们的脚步声消失后，她才抬起头，眨眼看着在大雨中消失的背影，而一部分的她似乎也跟着消失了。

她转而望着纷落的雨丝，泪滑落进揪紧的心里，她一再吞下喉间的哽咽，视线再次回到乔冥皇消失的方向。

一种叫失落的情绪久久不散。

雨，像是在哀悼着什么——

下得更大了，连她的脸颊都淋湿了。



又是夏天。

路筱妍咬着吸管看着窗外来来往往的路人，耳边传来的是几个女同学的嬉笑声，加上快餐店里常有的喧闹。

她一直凝视着窗外艳阳高照的街道，手里的纸杯已经被水气透软了，她咬着吸管用力一吸，喝完汽水

的空杯发出空气声。她的左肩突然被人施力一推，她偏过头见到雅甄的笑脸。她抬高了一道黛眉，放下手中纸杯，右手完全被水珠沾湿，她拿起纸巾擦着。

“路子，大家在讨论填志愿的事，你决定了吗？”雅甄笑着问她。

一时间，其他四个女同学也同声问道：“对呀！路子的成绩肯定能上裁大的，你决定念哪一个科系？是法律还是企管？”

“对呀，说嘛！”

面对大伙的起哄，路筱妍撇了撇嘴笑着，擦拭完的纸巾被她揉成一团丢在餐盘上。

她耸耸肩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还没有决定，你们呢？都决定了？”

“是呀！”大伙开始说着自己的志愿顺序。

路筱妍看着大伙你一言我一句地说着志愿，心里是又高兴又羡慕。大家都决定好自己的未来了，只有她——

忽然，其中一位女同学举手挥道：“唉哎——讲那么多，又是观光系、外文系、国贸企管、法律一堆的，这些都不重要的啦！重要的是啊，接下来的大学

四年绝对要修过‘恋爱学分’啦！”

大家听了莫不鼓掌叫好，频频点头，除了路筱妍。

那位发表高论的小玉诧异地问她：“路子，你不认同吗？”

路筱妍看着大家注目的眼神，呵笑了一声，耸耸肩头回道：“嗯，不是不赞同，只是觉得人各有志嘛！”

“格格——咱们的路子啊，可早就心有所属了呢！”

“雅甄！”

路筱妍不悦地美眸一瞪，但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，大家又开始讨论起来。

“原来如此，难怪建中那一群男生都追不到你！”

“对呀，依路子的条件有一两个男朋友也不足为奇，你们说是吧？”

“是呀！路子可是咱们校花呢！”

被自己的好朋友们如此一面倒地赞美，路筱妍不好意思地红了脸，有些气恼地在桌下偷捏旁边引起风



波的雅甄。

坐在对面的小玉突地摇头，啧啧出声：“天啊，路子，你还在迷恋那三年前来匆匆去匆匆的白马王子哦，逃都三年了耶！一千多个日子咻咻咻过去了唷！你还不死心吗？高一一整年，你每个星期二都跑去植物园等他，连个影子也没等到不是吗？你怎么——”

“你少说两句啦！”小玉身旁的女同学拉着她阻止道，要她看看路子的脸色已苍白到什么程度。

大伙一阵尴尬地静默。

路筱妍看着在场每个人脸上不知所措的慌乱，心沉了下来，她无法嬉笑地安慰每个人。

三年前，她的心真的遗落在植物园，那个下着大雨的星期二午后。

她常常想着他是否也像她这般思念着她选

可是这答案永远无解。

而三年的高中生活，她一直活在钱雨姗的阴影之下，从校长到学姐，全都拿她与钱雨姗这个才女比较。

好胜心，让她比所有人都更努力在各方面上，只为了她不想“输”她的心，只为了“他”一句“好好

念书”。这心情她一直保密着，一直一直只想慢慢地更接近“他”而已。

不懂，这样的执着有什么不对选

“啊——啊，对了！”一位女同学受不了这窒息的气氛，打破僵局出口呼道，她从包包里拿出一本商业杂志，小心地将封面展示给所有人。

“你们看！这男人帅不帅选很帅，对不对呀我刚才在书店看到这封面，二话不说就冲到柜台结账了，好想认识他哦！”

“我看。哎呀！这种家世好、长相好、学历好的稀有动物，是我们攀不到的高崖啦！”

女生们将杂志传来传去，路筱妍在看清那张俊美的脸庞时，脑中“轰”地一片空白。

路筱妍颤巍巍地伸出手，屏息开口：“小琪，那本杂志可以给我吗？”

小琪奇异地看着她有些失常的期盼面容，她来回看着大家，然后佯装无事地笑着回答：“好啊！没关系，你拿去吧！我再去买就可以了。”

路筱妍小心地接过杂志，紧盯着封面上那抹熟悉的笑意，那对深邃精亮的黑眸似乎回视着她。她小声